

# 阅 WORLD READING DAY 读

早在春秋时期，我国就有赞美母爱的诗歌——《诗经·邶风·凯风》。这首诗为什么经过三千多年的岁月洗礼依旧历久弥新？其中深重的悔恨，正是《凯风》诗意的传承与生发。

## 凯风吹尽棘成薪

◎靳小倡

1925年，爱国学子闻一多从国外学成归国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七子之歌》。诗歌以拟人的手法，将中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澳门、香港、台湾、威海卫、广州湾、九龙、旅大（旅顺和大连）这七处“失地”，比作远离祖国母亲的七个孩子，表达了孩子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，是儿子对母亲的倾诉和愧疚。诗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3000多年前的《诗经·邶风·凯风》，同样表达的是七个儿子对母亲的愧疚：

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  
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  
凯风自南，吹彼棘薪。  
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  
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  
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。  
睨睨黄鸟，载好其音。  
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

3000多年前的这首“七子之歌”，产自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地。“慈母手中线”是一首歌，“几行千里母担忧”是一首歌，“倚门伫立盼子归”也是一首歌，“凯风吹尽棘成薪”更是一首歌。《凯风》真实而细腻地写出了在母亲的照护下酸枣树长大的过程，或者说七个孩子长大的过程。“凯风”具有人子思母孝亲的特定含义。

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”棘，酸枣树。心，酸枣树上的纤小尖刺。温馨的风从南方吹来，吹拂在酸枣树那稚嫩而纤小的刺上，将我们带到了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的自然风光中。夭，初生草木柔弱的样子，喻人生之初。夭夭，茁壮茂盛的样子，每个孩子的成长成人人都极其不易，“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”。劬劳，操劳，过于劳累。“母氏劬劳”，直接点明儿女的成长是母亲操劳的结果。酸枣树上的小嫩芽，在“凯风”的吹拂下开出朵朵黄色的小花，在春风中摇曳，一点点生长，就像惹人爱怜的孩子，在母亲的倾情哺育下健康成长。这句诗是从养儿艰难的层面上，开始讲母恩难报。

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”“心”长成“薪”，成材了，长成了可以当柴烧的酸枣树。明代钟惺《评点诗经》中说：“棘心、棘薪，易一字而意各入妙。用笔之工若此。”酸枣树长大了，孩子也成人了。圣善，指母亲贤惠持家，照顾子女，品德圣美。然而，最令母亲心痛的，是长大的酸枣树不能回报三春晖，长大的孩子不能回报母亲的

恩情。“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”无，没有。令，善，美好。令人，善人。我却不能回报母爱，没能长成栋梁之材，而是成了如荆棘般供人做饭的柴禾。此番自责，让3000多年来后人在“七子”的痛苦中反思。朱熹《诗集传》曰：“以圣善称其母，而自谓无令人。其自责也深矣。”唯其不能回报，才会努力去回报，至少可以做得多一点、好一点，减少母亲的劬劳和苦痛，让母亲感到欣慰。

棘心成了棘薪，让我想起“画荻教子”的故事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载：“家贫，致以荻画地学书。”欧阳修四岁丧父，家境贫寒，无钱读书。母郑氏用荻草秆当笔，铺沙当纸，一笔一画地教儿子写字。

“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。”爰，何处。寒泉，卫地水名，冬夏常冷。浚，卫国地名。浚地的寒泉默默地流淌，不分昼夜地滋润着一方地一方人，正如劬劳的母亲，默默地养育着“七子”。此语后来演变为成语“寒泉之思”，说的就是子女对母亲的思念之情。七个儿子，共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，但他们除了给母亲带来劬劳，又能给母亲带来什么？

### 二

最后一节，由寒泉转向树上的鸟。“睨睨黄鸟，载好其音。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”睨睨，犹拟声词“间关”，清和婉转的鸟鸣声。《琵琶行》有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。黄鸟，黄雀。载，转载，载送。小小黄雀，在柳树上鸣叫，悠扬动听，这是在表达对母亲的感激和愧疚。鸟儿尚能用甜美的歌声来宽慰母亲，身为人子，却不能如此。“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”是上一节后两句的重叠，抒发对母亲强烈的愧疚之情，令人想起清朝黄景仁的《别老母》：“拳帷拜母河梁去，白发愁看泪眼枯。惨惨柴门风雪夜，此时有子不如无。”游子要去河梁谋生，风雪夜里离开老母，不由感叹“此时有子不如无。”养儿有什么用？倒不如没有。“此时有子不如无”成了天下游子愧对母亲的代名词，这种深重的悔恨，正是《凯风》诗意的传承与生发。

诗人面对天地自然，平视枣树，俯视寒泉，仰视黄鸟。视线所及，引发对母亲的爱。朱熹《诗集传》曰：“言寒泉在浚之下，犹能有所滋益于浚，而有子七人，而使母至于劳苦”，“言黄鸟犹能好

其音以悦人，而我七子独不能慰悦母心”，“其自责也深矣”。

《凯风》是诗人自怨自艾之诗，恨自己身为人子，尽孝无能。诗中母亲的形象是伟大的，是不惜劬劳的圣善之母。全篇没有一句对母亲的怨辞，有的只是对自己的怨恨。林清玄说，母爱就像电灯泡的钨丝，没有她，人生就不亮，人性就无光辉。做一根钨丝图什么？做一束寸草又能报几许？清人蒋士铨的《岁暮到家》给出了标准答案：“爱子心无尽，归家喜及辰。寒衣针线密，家信墨痕新。见面怜清瘦，呼儿问苦辛。低徊愧人子，不敢叹风尘。”不敢说自己在外有多辛苦，但恐母亲听了难受。

### 三

关于母爱的诗词歌赋，以《凯风》为滥觞。其诗意影响了3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。后世常以“凯风”、“寒泉”代表母爱。汉乐府《长歌行》的“凯风吹长棘”“黄鸟鸣相追”，牵动着游子的强烈思情。苏轼的《为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》有一句“凯风吹尽棘有薪”，意思是说苏轼的好友胡完夫能正直立朝，延陵高望，是其母周夫人教子有方的结果。王冕的《墨萱图》有诗句“南风吹其心，慈母倚门情”，描述的是慈祥的母亲倚门盼子归。《毛诗序》曰：“《凯风》，美孝子也。卫之淫风流行，虽有七子之母，犹不能安其室。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，以慰母心，而成其志尔。”母爱是天性，能用心感受母爱，才能成为孝子，因此毛公把它提升为“美孝子”。赞美孝子，提倡孝心，是对母爱最大的回报。

关于《凯风》的主旨，有多种说法，但私以为，这是一首儿子歌颂母亲并自责的诗，如此比较宽泛的理解，似乎更稳妥一些。孔子说：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”邶国乃殷地，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封邑，后并于卫。当时的邶国，风俗不淳，故有《凯风》之诗，希望用慈孝来对抗盛行的邪风，用诗歌来教化人民。

《凯风》是《诗经》中少有的描写母子之情的名篇，感人至深。清代刘沅评论说：“悱惻哀鸣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”希望为人子者，常怀凯风寒泉之思，感念沐恩，常回家看看。“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醒。”略尽孝子之礼，让父母安度晚年，不再有“泉鱼三失”之叹，不再有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之悲，才是真正的孝道。

## 中国乡村的精神探求

◎陈裕

《梁庄十年》是作家梁鸿继《中国在梁庄》后又一部描写梁庄的作品。十年之后的梁庄有着深刻的变迁，作家梁鸿的再次探访，以时代的眼光，记录着乡土中国经历的变化，昭示中国乡村在时代背景下的沧桑。

关于梁庄，作者的情感是深厚的。梁庄是她的故乡，十年之后，作者的目下，变化而非，物有其然。就像作者在开篇中描述的那样“梁庄的新房在不断增加，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。它们以日落西山的姿势顽强地支撑，几面破败的山墙，一段残垣，腐朽断裂的屋架，点缀着梁庄的风景。新房和旧房，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、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。”梁庄在旧换新交替的复杂局面下，感受着时代所赋予的欢喜与悲伤。

在《梁庄十年》一书中，书写着普通的人和事，这样的人和事，是梁庄人的日常生活，也是中国乡村平凡生活的写照。作者以朴实的笔调描绘着自己故乡朴素的村民，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中国乡村式的农民风貌。如在《小字报》这一章节中，她回乡时遇到75岁的张香叶被人贴写“小字报”。其内容揭发张香叶年轻时风流韵事，骂其当时不守妇道。而老年阶段的张香叶是梁庄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，几乎每家红白喜事都需张香叶出马才能搞定。即便是这样的辱骂，乡村人处理方式也是烟消云散，所以“小字报”事件没过多久，张香叶照常出现于人群中，喝茶聊天，谈笑风生。村子里发生的事件如此叙述，既有小说式的情感体验，也有还原真实场景的写实境地，梁庄人的现实在作者笔下有着乡村特色，体现着乡村个性化与并同化的基本社会状况。

在回访梁庄时，作者不能提及为梁庄繁衍后代的女人们。她们是梁庄最值得尊敬的人，因为她们卑微而渺小，在成长的过程遭受着忽视、偏见与误解。梁庄固有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是禁锢这些女人们的枷锁，她们嫁人后便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姓名，成为所嫁夫家的附庸品。然而，她们依旧保持着乐观、幽默、善良的性格，就像文中的五奶奶，是梁庄寻常生活的“活化石”。她与燕子、春静、小玉等女子一样，身于梁庄，念于梁庄，归于梁庄。

作者写梁庄十年来的变化，不外乎涉及了梁庄的社会、民生问题，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乡村的常态化问题。作者所探讨的诸多现象虽有些宏大，但都是梁庄最普通的生活状态。作者以梁庄的发展来解读中国乡村的变化差异，以非虚构的视角呈现乡村与时代的勾连，乃至传承与成长，摒弃与弥补，成为对乡村元素的深层次思考。

《梁庄十年》以最粗解的文字记述一个中国乡村的十年时间历程，也是作家梁鸿对故乡情感关注的落脚之地。她想通过表面化的梁庄事实，去挖掘出中国乡村更多的人文意象与象征，表达对故乡在时代深刻发展中的深情寄予，同时为我们传达乡土中国的精神深刻内涵。

